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二〇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〇二冊目錄

文學類



詩 話

鴟亭詩話	一卷附錄	一	清	屠紳	撰	一
蔭椿書屋詩話	一卷		清	師範	撰	
春雪亭詩話	一卷		清	徐熊飛	撰	
藥欄詩話	二卷		清	嚴廷中	撰	
匏廬詩話	三卷		清	沈濤	撰	
酌雅詩話	二卷續編	一卷	清	陳偉勳	撰	
梅崖詩話	一卷		清	郭兆麒	撰	
筱園詩話	四卷		清	許印芳	輯	
詩法萃編	十五卷		清	朱庭珍	撰	
老生常談	一卷		清	顧季慈	輯	
蓉江詩序腋	一卷		清	延君壽	撰	
雪橋詩話	十二卷(一)(卷一至卷五)		清	楊鍾義	撰	

求恕齋	陶山	雲山	雲山	雲橋	吳雲	江陰	一九
齋	社	右南	右南	右南	李南	興南	一
六一五	五一	五六一	二二五	一五九	一四九	一二七	四五

詩

光緒己丑仲秋
江陰金氏校刊

序

吾鄉乾嘉時人文極盛與吾家里居最近者爲屠笏巖刺史刺史崛起田間以弱冠得甲科才名甚盛所交皆一時名士旣而遠宦滇粵歿於京邸後嗣亦不振興簪軼事其所遺著述惟瑣蛻雜記及蟫史二種近年上海以鉛板摹印而詩文遺稿鮮有存者光緒己丑夏彥保明經在都門見滇西師君範所輯二餘堂叢書中有刺史鷗亭詩話二卷彥保并於江上詩鈔中錄笏巖詩十鷗亭詩話

鷗亭詩話

序

五首郵以示余余觀詩話共三十六條不盡論詩每條

各署姓名而用筆之談誦庸峭與瑣蛻雜記相似疑刺史一手所爲也書雖小品終勝於小說家言因亟爲鋟木以傳並以詩附於後師君爲刺史部民兼門下士其序是編以刺史五校鄉間所得多知名士拳拳遺愛謂刺史有以致之今爲之重刻雖彩鳳一毛亦足慰才人於地下乎先曾祖筆記及他人集中有涉刺史生平者併錄附卷後俾閱者有可考焉光緒十五年己丑秋仲同里後學金武祥

題詞

乾嘉間江陰屠笏巖刺史譏鷗亭詩話今年淮生運同刻之粟香室叢書中持以示余書凡三十六條皆寓言儲說之流而名以詩詰殆不可解各條雖分署作者姓名詞氣則如出一手貌淵奧而實平易與笏巖他所著作頗復相類昔人疑篋中集詩皆出次山余於此書亦不能無疑也然筆致逋峭可喜孤行則傳否不可知入之叢書則廣筵方丈忽見江珧不能不謂爲珍味運同於鄉先進箸述力爲表章固笏巖身後之知己哉光緒鷗亭詩話

題詞

己丑立秋日越人汪瑔識

鷗亭詩話

栗香室叢書

鷗論

江陰

屠紳

賢書

謝三錫雪巖

文舉薦衡表鷗鳥累百不如一鷗之爲言謔也諾不如謔故名斯亭者其詞莊其容粹曰吾效鷗鸝足矣鸞鳳雖美盛名易副乎呼此眞薦賢之理

小戶逃

孫縉雲氏

蜀釀自戎廬至郡嗜飲者較他縣稍便然濡首日益夥

酒人偏不自量也笏農來尹痛懲其俗俗以號咷爲戒聲者某從隙窺之則尹也遽趨出明日詣郡曰小戶不勝大觥故逃遁焉或解嘲云逃者其福猶豫不決而坐小戶逃逃如伏弢叫如鼓刀以敗爲勝不在功高

鷗亭詩話

跋

一

有間招飲郡舍燭未肩寸食箸三四下聞有震地作嘔

判鬼僕

池映斗挹之

雨窗作危語客以談鬼請予憶在汪芝厓廉使署中僕周姓者方午洩於舍北荒院忽踣地作鬼哭聲湯藥者針灸者善符錄者磔治未效命且不測廉使偵知之

僕於庭以丹砂判詞云藐爾青衣在人爲僕居然藍面是鬼不雄誰從馬矢之餘含砂以射會見烏臺之上秉筆而誅返我清甯日馭有軒轅之鏡驅其妖蠻星官卽解豸之精僕呻吟答云某前客僕也魂留滯不能去周溺吾面故猝之能以械繫彼三十刻當速去勿敢溷公矣廉使如所欲二更後始甦詢其事云吾就府君判命繫庭中耳曾不識臬君也三年廉使卒於戍

映山紅

閻季純希穎

舅氏坦園遺郡日載紅杜鵑數十本植之中庭云此花在江南北則珍貴矣郡中惟此不甚希罕乃至名映山紅吾故惜之也命雲氏詠詩云映山花艸映朱幡頗似

江南杏雨村安得費長房縮地稍移廳事傍山根星樓亦屬和云獨倚青琅玕忽逢山躡躅難銷杜宇魂夜夜吐紅玉似錦落不及雲氏而豔異過之

槐影

孫緯星樓

月三日文戰于鷗亭不雨而潤硯瑩然也不風而涼衣爽然也捧腹而哦仰見槐影蓋堂面西亭面南槐自堂而堂自亭而亭無與子客有得乎天而訛主人者必以

槐市翁遷槐里令擢槐安守晉槐卿爲詞槐顧影當自疑也

當局迷
馮承恩奎園

僕遊于龍洞喜其清幽坐巖下引盃自酌從遊一健兒云崖勢欲落不可留遂遷樹下旁有棘刺則又曰棘手物且有掛礙盍退一步噫當局者迷耳老兵果何知

小鴻君
孫縉雲氏

五月十三日飲鷗亭眾賓各爲觴政奎園後出一令頗有京兆眉嫵及吏部翁間想客有議行檢者奎園曰吾

鷗亭詩話

三

固不識天上人地下鬼小鴻君意氣那讓公等耶

捧心吟
馮文焯岱峰

暑熱破吾舌效刁存難舌故事含雅黃連分許舌無恙

矣胃寒結竟日命僕手推久不得解捧心吟云冷空摩腹原非病蟲塊消時病自痊吾舌尚存心太苦腐儒莫吃雅黃連

結習
徐玉堃玠卿

奎園好射雲氏爲正直之一日在鷗亭側較勝負奎園屢負的喜形于色雲氏驟然笑曰君善射乎乃今始善

射乎夫欲多上人者吾輩結習耳觀笏巖射圃詩云能者兼眾勤鸞弧習其天時還問得失以結釁相綠角勝之思瞪乎後矣

乞毀碑

碑以德以功不以名利汲汲于名猶汲汲于利也營之則以致戾毀之或以禳災癸卯夏郡無雨其明年又以愁霖害稼爲恐尹將禱于神祠戒無宰殺有屠者投牒云牲畜飲食之患也碑碣縉紳之患也請先其大者後其小者尹詰之屠云丙火南向是龍燭羣陰暄萬物之

鷗亭詩話

四

宰乃腹負之渠無盛德于民無豐功于國依南郭樹崇

碑焉厭火甚矣乞毀之尹拱手稱善

聲色臭味
孫緯星樓

客問何聲最佳余曰小兒嬉笑聲老翁誦詩聲笏巖云聲之惡者市儈罵座聲婆師降神聲也客問何色最佳余曰樹頭風色鏡中山色笏岩云色之惡者被霜花色遭纍銅色也客問何臭最佳余曰寶劍之腥異書之澤笏岩云臭之惡者襍佩而聞麝濁醪而有椒也客問何味最佳余曰竹筍之美戎鹽之清笏岩云味之惡者五

侯之鯖萬錢之箸也

手柔

屠紳賢書

郡將王蘭晚所藏襄陽法書十數本無體不備有妙必臻蘭晚不律之事比於決射午餘爲字以千計選紙以十計大者如椀小視拳握磨硯者揮汗拭几者眩頭目蘭晚馳驟若風雨勇賈餘也余簡以詩云傳道南宮擁墨莊今歸王氏貽青箱晴窗健筆一揮灑大將手柔弓挽強

倉神傳

屠述濂南洲

鷗亭詩話

五

余每詣郡必舍于鷗亭癸卯臘既望雪下四鼓聞鷗亭

西塌牆聲呼僕燭之則空倉破積雪壓而牆倒且地塌

疑其下有蛇穴或碩鼠出沒也尋之得石匣開視楮澤如露字稍漶可讀蓋倉神傳也其詞云神名億庾姓賜

氏於春秋時在晉曰駢其孥爲賈氏所侵世以不顯蜀之先有廩君者其宗也廩君死神抱其器自立號護儲神有功於西南夷蒙氏王大理神分遣使者詣郡國化公蹻之盜湊神兩翼三日助其餉唐宋之世中國虛耗爲土蠙據大困國如危不漏如釜不竭蒙氏喜封之靈

官而圖其像人首而龍身元代版入中土神以蠻血食久不願受秩宗禮徙居野人界後子孫日蕃衍猶擁虛號而藏富不逮神郡國諸使並頽放無檢神不能左右以之豐功駿烈閭然蓋矣時有鼠稱點公子有蛇稱巴夫人因護儲族衰乘閒竊發逐神之裔奄有其居神聞之而喟然曰吾不能復我邦族也吾其長爲野人之神矣乎遂不復返也篇中不著作者姓氏攷其語當在前代余用焚之而紀其事

虫圭

王懋賞曉蘭

鷗亭詩話

六

孔稚圭艸堂夜坐聞有鼓吹出于沮洳間啟戶叱之一

青衣持刺前曰虫大將軍圭敬詣足下有頃將軍擲身

入冠惠文冠後綠袍而前白紱目露芒采口哆然作呻木聲扣其世裔曰我之先虫本鼈也漢世虫氏襲侯鼈

族未著憶先將軍以一怒懥諸侯爲名邦矜式其裔亦凌夷衰微矣時欲不平則鳴徒聒人耳所謂躁人之詞多也何足道哉且趙無恤晉陽城中先將軍含水灌之決其寵情荀瑤之無成也王莽之世宗人子陽躍馬白帝城稍自誇大新息侯薄之夫叫囂者不足與圖大伯

業誠未可力爭我輩不得志甘爲艸澤之雄耳若春蛇
秋蚓屈曲以避當道而卒見惡焉者我欲大聲以疾呼
矣雖族多不競有逃禪于元陰池者狀貌奇詭雖爲僧
而不免屠戮奚若坐井尊哉又或爲鄰里兒所延謂之

村學究以餽余口何不自振也我以公賞音故相訪且
以抒其躁妄之詞稚圭默然將軍起如廁杳無所見始
悟前者鼓吹一語將軍領之而欲以讒縷之說爲閻閻
者解穢也於是稚圭作討虫圭露布

鞠先生誠子文

馮承恩奎園

鶯亭詩話

七

鞠先生者名英少得延年術嘗與木公造陶令三逕訂
有道交同時柳尋兄弟五君並以風流自喜陶揮之門
外不獲與二人友唐陸天隨子聚鞠先生之族而願卜

鄰焉惟杞姓者錯處其間字相望也先生壽旣高益孤
寄無與偶宋王介甫吟楚辭一語以責歐陽九時不能
辨先生乃憚乎其容知其髦已及也進諸子而戒之曰
汝曹不殖將自落也其敦而安土以被夫化雨無害枝
葉以繩而祖武竹君雖老可以寄心舊封家十八姨宜
款洽而不可以侮益成氏徙口之說母聽之而徒自苦

也金紫之貴天所成黃白之術神所生蜂奪吾魄蟬捐
吾形蟬悲風則思命鶴警露則思敵夫惟韜精是能延
齡吁此真性命圭旨也

說雲

孫綱雲氏

雲可說乎曰可雲無形色天龍之氣爲之雲無晦明日
月之精爲之占雲者占龍也占日月也或曰山川出雲
漢人之說信乎曰何以出則龍也或曰雲行雨施日月
去遠矣公何引麗乎天者哉曰雲載乎雨其柄在龍而
能載者日月胚胎之非日月無以呈雲之能也故雲待

鶯亭詩話

八

乎生而龍無不生雲有時而盡而日月無盡然則雲之
象著乎有而雲之理融於無知此則可得而說也

平麟紀畧

池映斗挹之

麟國在西南隅其君長穴居國人以剽竊爲生夜出晨
返禽之者或寢食其皮肉拔其鬚爲筆願建子之歲饑
破烏斯藏攻小王子城治戎於版屋之上以馳逐搏擊
逞長技烏斯王赫然怒命苗帥討之苗帥者名豸號虎
頭將軍其先韓國人竄西域因累世爲將討麟有殊勳
將軍生有異質毛被體如毡文采炳若每怒視則目光

如炬發聲如裂帛指爪銛利善縛諸部酋惟性慵嗜晝寢卓午目細若一髮占時晷無不合又老饑善噉生魚

鴆肉及雞卵復則飽而嬉其奉命討賊也登板屋逐之縋而下蹙叱咤之白鬚上刺賊亟奔竄將軍力掣其頸殊死門三踊而逸將軍怒曰鼠子敢爾乃仰面仆地爲

受刲狀賊直前扼其吭將軍大吼手足合圍縲度不能

脫向背旋轉如碌碡毛血赤其庭將軍齧其首啞之有

聲縱四肢猶栩栩動將軍尸其體於板屋而露布以告諸部也嗚呼烈矣始顯未亡其族昭公者居松州戒以

鶚亭詩話

九

無跳梁爲人所圖賊勿聽而惑於溷鄉侯一隅自大之

說故開板屋釁以及於難

徐玉埜玠卿

凝香亭

亭在郡廳事之東笏岩所謂東堂者是六月朔既雨而霽雲氏命僕施坐具焉時聽城頭鼓聲初下雲漏卯色風從笏葵中來蟲響間作筈揮之而已談則岱峰精於理笏岩精於氣雲氏星樓以老莊參之奎園衍朱陸異同之旨皆妙諦也又希顏爲淮南神仙之論挹之爲鬼董狐新編令客忘倦有秦聲出於東南者則富游戎小

伶演雜劇也頃之燈光熒於戶外不見其人雲氏曰此必竄下齎夫也其人慙而古知禮法彼不敢逕行吾亭察之燈轉出後屏呼之以細語應夫何恭而謹願若是或賦其事云凝香亭下清談處疊鼓無聲萬慮澄誰似

廚頭老居士不眠深夜靜攜燈

參軍鬼語

孫縉雲氏

于寶聞塚中鬼婢之論遂傳搜神儒者供談助而已惟傳奇家好演其事一日郡小吏祀社神伶者爲唐太宗還魂小說觀者如堵婦豎見閻羅主者旁列諸鬼面人

鶚亭詩話

十

率悚然髮立又刀山血湖諸幻相復以手掩面而啼有墳黑雲蔽日欲雨余雖秉儒性茲少惑焉參軍徐玠卿云是非妄也吾亦見之參軍故誠懲無詐語曰我未三十卽棄舉子業入貲爲郎神君之也會記二十七歲時臥病三月卽昏寐不飲食言語醫人患之一夕覺有人促予起者似隸卒狀引之出門心悵惘無所適欲還鄉不可得所涉皆烟水鄉飛行可絕迹困極憩道旁如經宿始甦見城闕闖然進一宮殿頗似曩所歷道院聞呼名趨跪于階下殿中深黝不見人惟大聲霹靂謂爾已

離塵世矣余始哀怖又間殿中作溫語聲云爾祖掩骼之功不可以無報其益爾算還家可乎余首崩角請於神曰某榜中列名否神云無也輸租起家耳余問祖父母算曰皆可二十四年前隸送滯魂歸仍如前臥頃之扶病起始能辨室中老幼先大父坐於牀余叩以掩骼故事大父矍然曰此事頗祕爾何由知之余以神既告然私心竊喜祖父母可延三紀乃今皇帝龍飛之二十四年祖父母相繼卽世余益信神語不復事佔畢輸注今職也嗟乎是可以續千寶之書矣紀參軍鬼語

鵠亭詩話

十一

鵠

謝三錫雪巖

鵠首七宿虞書星鳥之謂風詩薄之比于鵠以其善淫也夫鵠自爲配不若盧蒲慶氏之易內矣則淫而不亂焉惟孌童嬖女凭闌之暇觀其友態而悅之者神蕩色駭情一發而理不可以止宜於鵠乎罪之鵠不節於內爲人所詬病士有怨其羽毛而責貳者輒不自檢則又何也

鈺公子

孫思庭坦園

而已不若從而馳驟之以縱其欲而卽于無忌憚之小人之尤僞久則樂誠人遠則化物非蒼蒼者畀以才而奪之福耶若鈺公子軼事可以嘅矣公子姓金其舌自鼓如笙簧因以鈺名族侈大在秦爲謫言氏在楚爲謠氏諱氏闕其教者漢周昌晉鄧艾也鈺母夢鋗入懷而生鈺能言時有神人過其門見之色然駭曰此讐星之精也其舌可柔鐵驗之益信神人取匕首刺其舌爲兩雨舌如蝮蛇形旣長眊乎其目黯乎其容而舌鋗所指無不靡者又能以兩舌左右卷或面迎而背攻也始公子交滿州郡競偁其能無何愛其舌者一一爲所刺羣衆而唾其面公子佯忍之而心益險鬻無賴相與搆舌戰之禍其族有鈺生者卒爲所陷然公子亦疲於奔命矣一夕公子窺鏡見其身亦人也而面毛有角如夜叉兩舌轉側合如環出見舊所與游爭以大梃奮擊或投以溲器公子委頓以死兩舌爲盜所攫丸藥迷路人而鈺也鬼不靈矣哀哉

陋辨

馮文曉岱峰

沈休文作齊書夢和帝截其舌斷矣猶之劓荆宮罪之

徐玠卿畫夢得陋室銘於壁笏巖爲陋辨曰室其外也

心其內也室陋則昏心陋則晦也晦于事則罔晦於理則諱也匹夫之容七尺之塊利盡必營勢窮迺背詔彼所養騎於儕輩山澤匿情風雲變態求盧過韓得馬忘代氣虧中滿骨靡旁潰顧我則笑陋其聲歎受人之憐不悔也才不逮夫僉王惡無殊於大惑聞者齒寒見而心晦陋者不足與談但言之而有喚也若居室之湫隘不能方其梗概也

江牒

徐玉壘玠卿

鷗亭詩話

十三

德有七子貧不能鞠遂去不知所之其初吳門市人也五子俱冠惟二稚尤小日嬉戲無節陽春之月相率鳴紙鳶畏其翁知之也掩戶而謀若有窺於隙者嘆息而去是日失儒所在檢案頭得數十字乃以第六子屬其長君第七子屬其次君命撫之成立餘無所戒舉室號之親串不敢弔亦不敢賀或疑其下海船終身爲島夷也又有傳天台采藥故事往來迷逕者噴噴焉人未之測太生刺史其第六子癸酉舉於鄉由廣文擢令牧前後垂三十年無讀禮之戚嘗欲以病乞休涉江海厯泰

華求其尊人竟不果勤其官而死爲弄棟神先是其長君爲少尹於嵩少間家已有子成進士由京秩出守乞假還鄉縣入嵩山道院小憩一披髮翁龐眉策杖呼太守與語曰汝憶吳閩江某乎太守失聲曰此吾祖名也叟何以識之翁大笑曰吾非他爾卽吾孫也傳與俗人毋以神仙爲妖妄言訖竟杳太守乃圖仙之像日夕香祝不能已云

十日想

屠紳笏岩

僕性褊急嘗與人角猝不可忍郡伯坦園先生曰非直

鷗亭詩話

十四

忍而已忍之卽入於陰險反不如角之僕詢何藥可治褊急之疾曰惟十思散可僕不之解曰無喜怒愛憎者非人情吾有所拂但作十日想漁然而釋蓋理漸足而氣漸平也謂之十思散

金銀花氣

徐玉壘玠卿

花色如黃白二米故名金銀實則耐冬花也一夕於東堂月出時晤之頗而深淺紅者爲蜀葵蒙茸落盡猶舞者爲虞兮已謝餘陳根者爲鼠姑莢尾未殖而葉黃隕者爲菊舉無香氣椒若蘭若夜來香若嗅而疑之雲

氏爲偈語云花香自鼻觀無感更無寂臭味於金蘭得
非氣者逆笏岩豎指云金銀花笑人人不見金銀妙想
不可說我身比花身或解之曰此金銀禪也

碑賦

邵倫清鑑堂

亦風亦露時秀時實有艸名碑爲禾所嫉吾謂其熟也
何得而鋤也何失較鐸銖而尚輕以籠糲而爲質祝哽
者再而三療飢者十之一剔齒而惡其疏啓牙而傷於
密餧不潔於廚醴不馨於室苟視舌之尙存雖充腸而
遑恤亂曰如苗滿畦兮似穀盈盤以繁有子兮以細名

鶯亭詩話

圭

官惟聖者能亞羨兮惟賢者能鉏蘭我行野而嘆息兮
悲嘉禾之獨難

柳溪

池映斗挹之

芒部北柳溪小村落也坦園郡伯以公事至其地占四
絕云竹籬茅舍自清幽客到黃昏古渡頭忘卻征途人
況瘁今宵且喜枕寒流軒外鳴禽水際烟淩虛一閣更
超然醉來不覺漁雲遠疑坐江南載酒船深林仄徑少
人行漁火星星向晚明何事關心渾不寐憐他夜雨落
檐聲疊翠環鋪院落西無邊竹樹拂長隄懽然一宿難

爲別何日重來過柳溪馮岱峰父子俱屬和
盜有道

盜亦有道雲氏論其事云前明鄖陽山中多大猾集其
徒以千計分渠領之有所僨掠一竹矢號召越嶺度溪
經宿數百里鄖撫閼名某嘗以夏月納涼庭中月黑燈
耿一物自檐下疾趨猝撫軍則白于思而黑衣人也手
利匕首如雪撫軍駭極乞所欲曰以白鏃二百爲贐物
者吾貸汝卽如敎黑衣人騰而起如鼓翼狀入晦冥不
見撫軍募善捕人數十輩縣重賞不獲鞭撻血其背妻
鬻亭詩話

去

予械於獄或舉舊獄卒以進年七十餘矣先以老病退
至是召之來自偁願攜三月糧入山谷盜可致也從之
老卒肩臥具芒履徑去行數日經一山市人異其語舍
異其食卒登肆大瞰醉後作惡聲卽有酒家胡數人縛
之去其渠執訊於庭老卒匍匐以所事告仰睇渠貌圓
目黃眉面狹而背稜起白鬚染綠根尙半露如五六十
歲人趺坐臯比儼沐猴而冠也然四十年前曾與老卒
有朋儕之交遂自拔以起亟以竹矢稽其黨越宿引一
白首者進謁年可十七八許頤輔若女郎其渠叱之叩

頭謝謂老卒曰是兒卽白于恩人也前者竊與撫軍戲耳蓋白鬚乃其盜具留老卒信宿而別謂汝歸語撫軍無多榜掠捕人也吾徒已原璧歸趙矣某雖豪客頗嗜名幸以敵國視我誓不負早晚歸命朝廷取都督印如

反掌耳老卒惘然出谷見撫軍殊未有言撫軍曰疇昔之夜見白衣人還所攫而去矣計其時卽叩頭謝渠之日也計程三百里遙斯盜也何道也

巴布馬先生

張蔭培翼齋

人中見惺空終日無一語冠屢秩秩無惰容有虎而冠者曾與游處歲餘無故輒毀惺空笏若以告將有以窺惺空也乃俛焉若愧仰焉若思曰吾有過乎哉過也苦

不自知也詞色間靜無毫忽愴意家畜一僕爲黠夷所畧入巴布巴布者川南夷落也其酋聞惺空行高放之還時人名之曰巴布馬先生

貪羊

屠紳笏岩

貪畜性也何怪乎爾弱之肉強之食未聞倒而行之且不食肉而茹毛其饕之奇而不法者耶尉曹翌空馬不

瘠而禿其尾吾疑之翌空云巒巒者羊食之矣夫馬尾何害而羊惡之食馬尾何補而羊甘之使長喙主簿而盡若此也不特房駟之精自危凡蠶者無完膚脰者無全體矣然則觸貪羊者宜何如自惜焉

燒香詞

孫緯星樓

上已城南元寶山遊舊騎集謝雪岩廣文作燒香詞云千山寶氣一山浮三月風光三日柔不見天梯舊遊伴南峰尋到北峰頭桃花李花年復年每逢時節禮天元也知心蕩蕩難蕩入道風鬟又可憐白面郎從烏撒來

易事詩話

七

披裘一躍上春臺日斜只索支離去爲有城中小隊催巴歌激楚是秦聲曲到迎神氣未平何似蠻村簫鼓夜一番花信候清明

魚腸美

孫縉雲氏

泉出山腹中亦此邦之丙穴也魚則龍見而出虹藏而沒旱甚則爍其脂霖多則腐其骨非罟師而能耽耽爲釣者之所咄咄或垂綸於風投餌於月文牽乎荇藻光鑒我毛髮翠金涎流品盤筋滑受之辛以蠶被其澤以臍小戶之胸忮老饕之興勃恨不禱於龍公時能驅以

獵獵者也魚腸之美溼餅之縷柔不厭乎九迴肥必充乎六腑誰能轉之轉體而苦織諸綺組短長之故難量曲直之形可數精心獨榮潔意自吐膏凝鳳髓珍過龍乳夫魚卒爲人所烹腸雖美而何取哉

無言

馮文暉岱峰

雪岩遠出還郡笏岩出自白紙筵書云兩日不面見各默然吾欲叩數君名君不能舉君轉以他事叩吾吾隨舉輒斷如霞起天外因風吹散時雲氏在座高詠落花無言人澹如菊之句

鶴亭詩話

九

馬洲星空

鶴亭詩話

三

雙鶴堂

程應璜抑谷

大岩洞石樹森疏時有虎豹攫人之想然郡北秀蔚以此偁首一蜀土刻石壁云岩何名大聞此邦有二岩深以不遇爲悵下註云雪石笏岩嶮峻過峻則有之矣如大岩洞之虎豹在山行者滋懼可乎馮子奎曰果有文也而虎豹何害

鬼雄

屠紳笏岩

七月夜將半眾星旋西爍銀灌漠蟋蟀之族蟲響頻換主人方將追步虛之聲酌沉瀣而仰盥有客四人倚戶

永喫主人揖而進之如見虎豹熊羆而色駭背汗也四人曰僕等生無功德於民而有僥幸死何憎惡於君而魂之不招酒之不燒君視之如木偶恐得罪於驃姚也主人叱曰汝爲帥而儻爲鬼矣雄生徒烈於几上死宜入於瓮中麾使出巨化爲飄風呼僕然燭以誅其蹤閣北隅之廚有四木主而塵封廓則黝黑中飾羈紅官銜用其長若挂壁之蜈蚣曰祿與位不知何所折衷焉主人舉烈腥出於巨僕以手掩口求四人立談之處竹柏寂然高臥如故

僕詢以鶴亭更名所由笏岩惄而僕云前此爲雙鶴堂

乃易於我笏岩曰滔滔者皆鶴也宜先生之放鶴而薦鶴也僕在鶴亭無奇人無奇事故佳話不一傳笏岩

則鳴而和者眾矣殆一鶴而鷺鳥從之遊乎行役長淮向笏岩索所見詩話搜檢無有疑爲靈鳥攫之而去今年笏岩出諸懷而與且請志簡末僕欣然曰諾哉諾哉笏岩與僕其合之爲一鶴分之爲雙鶴者哉嗟乎此更其亭名之意也

鶴亭詩話

主

跋

光緒丁亥冬有以二餘堂叢書求售者內有鶴亭詩話一種吾鄉屠笏巖先生所輯也時貧甚心欲之而力不能購新吾部郎察其隱乃購而置之齋頭因得於課徒之暇借而鈔之又詩十五首係從江上詩鈔中錄出者附之於後以示吉光片羽皆所珍惜也伏念笏巖先生生當極盛之世領鄉薦捷南宮厯官邊省者數十年五校演闡所得多知名士則其文章政績當必有卓卓可觀者乃距先生之歿甫將百年而詢之里人已無人能鶴亭詩話

跋

十一

道其詳者卽此區區詩話苟非荔扉氏刻之叢書恐亦早已化爲烏有矣則由先生而上推之百年以前之鄉賢遺著其湮沒不彰者可勝道哉鄉後學夏勤邦識

14

余家半里許西觀村屠氏世業農乾隆壬午癸未屠氏子名紳字笏巖鄉會聯捷授雲南師宗令擢尋甸州牧今任廣州別駕余聞之故老曰善無不報遲速有時屠氏發祥遲之又久矣方笏巖之祖六吉年三十餘僅舉一子尙幼薄暮偶戲鄰人田畔鄰適舉鋤無意間斬兒頂兒立斃鄰大駭已有人犇告六吉鄰望見六吉來自念破家亡身禍在旦夕因大號六吉至曰汝何爲者吾兒之死命也命可逃乎何與汝事汝歸休乎吾自收吾

兒卽遣人收兒尸若爲病故也者鄰深不自安晨夕一

炷香願翁速生貴子越歲餘笏巖之父觀文生咸謂天道昭彰宜享美報勸文年二十餘讀書過曉翁遣入都時先君子官助教遂師事先君先君以其爲善人之後將提挈之居無何暴疾卒先君哭之慟僉謂彼眷著天報施或爽矣笏巖幼孤資質聰敏蚤擅才名年十三遊邑庠十九捷鄉薦二十成進士翁以

覃恩膺 話命德配顧氏贈太宜人余又聞之屠氏之發祥也不惟是六吉翁之大善感神也顧太宜人佐理

家事待人接物仁厚性成每鄰人來告糴必滿其升斗而不計其值遇貧者則往往負米麥至家而錢文出諸囊底焉如是者數十年不倦其積功累行福報烏可量哉嗟乎翁之善善之大者母之善善之久者大與久其他概可知矣兩美必合信夫然則科第之不可倖邀而善事之不可不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理有固然無足異者歲丁未笏巖遷尋甸州牧入覲回滇過常郡余與晤於蔣潁州太守立庵齋燈昏晝燭鼓打譙樓爲余歌赤壁賦余填鳳凰臺上憶吹簫贈之云千古眉山兩

番赤壁而今遇此風流想賦詩橫槊百萬貔貅羽扇綸巾談笑東來鵠西望旌旗君休悵吟簫客去遺響還留悠悠十年報最聽竹馬兒童和此清謳奈青衫寄跡黃卷埋頭愧我從前盛氣蹉跎矣酒也會憇渾攜取江流有聲一葉扁舟迄今魚雁音乖雲山望杳四方奔走故我依然而每憶浩歌猶覺洋洋盈耳也守一齋客窗筆記

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

北江詩話

屠刺史紳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詩云閒情宛累韓光政